

巴金、沈从文、钱锺书、王蒙、顾城、贾平凹、
刘心武、金庸、柏杨、白先勇、唐德刚……

潘耀明 著

大家風貌



细说当代文坛往事

潘耀明说文化名人，为当代作家写真，
与文坛名宿晤谈，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家风貌 : 潘耀明说文化名人 / 潘耀明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15-2484-3

I. ①大… II. ①潘…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46202号

书 名: 大家风貌
作 者: 潘耀明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陈志明
版式设计: 刘 艳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4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26
印 次: 2015年9月 第1版 2015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484-3
定 价: 49.80元

耀明吾兄

諸指教

昔日明報共揮汗

今成好友誠難解

不

金庸

二〇〇七年
初

耀

明

好友

賜教

明

報

共

事

十

餘年

耀

明

兩字

不

虛

言

金

庸

庸

代序

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潘耀明

人民日报出版社资深编辑陈志明先生说要出版我的作品，特别是关于我过去写的作家评介、访问、印象等作品，还包括别人写我和访问我的文章的汇编。

近二十年，工作、生活两奔波，我自己不暇整理，只好把之前上海同济大学喻大翔教授主编的《跟彦火走那一程山水》及过去在香港、台湾、海外出版过的书籍和发表过的文章，一古脑儿寄奉陈志明兄，请他代为梳理。

我这样做，有点强人所难，但是，陈志明兄是古道热肠的人，二话没说，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竟然整理汇编出三本厚厚的单行本出来。

第一本《永恒流动的情感——说潘耀明（彦火）那一程山水》，他在香港版（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2010年）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多年前吉林卫视访问我的材料（一百个作家回家系列），内容比香港版更丰富、更充实，令人感动。

至于我访问当代作家的部分，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好保持原貌，在出版前也没有增订，只是通读了校稿，反而觉得“有点返璞归真”。

当年我做当代中国作家研究，是受到报馆前辈曹聚仁先生的鼓励（当时我还是毛头小子，在一家香港午报当记者和编辑）。20世纪70年代末没有电脑，连影印机也不普遍，我只好通过阅读、做札记、剪报和跑图书馆积累作家的资料。我在家中客厅三边墙做了通顶的大柜，每个

代
序

大柜有许多抽屉，活像中药铺置放不同中药材的一格格抽屉，把不同作家的资料分放在贴有标签的抽屉中，一个作家一格，琳琅满目。

作家访问的录音整理，十分繁琐而费力气。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前妻——颜惠贞女士，她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于二十多年前出版的《当代中国作家风貌》，与她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当代中国作家风貌》出版后，反应出奇的好。那是在“文革”后，一大批消失十多年的作家出土了，其中包括巴金、茅盾、艾青、俞平伯、叶圣陶、萧军、端木蕻良、王蒙、卞之琳等。也许在20世纪80年代初，内地还没有人有机会直接访问这些当代作家，因此也没机会订正坊间谬误的资料，在这方面我是占了时间的便宜。这本书分别出版了香港版、台湾版，后来韩国的汉学家朴在渊教授还把它翻译成韩文，在圣心女子大学社出版，并编入该大学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作为教学的辅导材料。

《当代中国作家风貌》出版后，我于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之后在纽约大学进修，因利乘便，还访问了包括台湾、海外的华人作家，并以“中国会产生伟大的作家吗？”为题，征询了海外多位知名学者、作家的意见，论者认为具有参考价值。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生命。”鲁迅说的是一国大历史观。今天重读这些文章，作为文化人、作家的一个历史阶段，也许还有一点史料价值，因为其中不少作家已故去了，剩下的作家，有些已不再创作，有些也进了壮年或老年期，此时此刻读来，“就像和每位作家晤谈一室之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已故翻译家钱歌川语）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笔者这三本书，首先要感谢陈志明兄的诚意，还有我的助手彭洁明小姐为此做了不少校订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2011年3月23日

目 录

第一辑 大家评点

文坛之星巴金	3
笔耕逾半个世纪的叶圣陶	16
家学渊源的俞平伯	25
沈从文——艺海淘珠者	34
附：沈从文作品的乡土意识	
横溢的才气，泼辣的笔致	
——张天翼及其创作	61
从宪兵到文学家的萧军	71
数不尽风浪险的丁玲	81
文坛长跑者姚雪垠	90
传奇式作家马宁	98
扬起思索的风帆	
——新锐小说家张抗抗	107
关于诗人艾青之谜	118
附：艾青——时代的歌手	
诗人、翻译人卞之琳	140
速写抒情诗人蔡其矫	153

附：蔡其矫诗歌的特色	
吹叶笛的散文诗人郭风	170
中国诗坛思索的一代	
——舒婷的脚印	178
孙毓棠谈《宝马》的创作	191
归侨散文大家——秦牧	196
附：《艺海拾贝》的艺术魅力	
重新歌唱的黄秋耘	208
有新特点的散文家何为	215
戏剧家吴祖光重振雄风	223
科学文艺家高士其	229
胸藏万汇凭吞吐	
——茅盾的晚年和创作	241

第二辑 文坛札记

我与金庸	249
进行第三类接触的人	
——萧乾、毕朔望赴爱荷华过港侧记	256
朦胧诗人顾城之死	266
白先勇的自信	272
被“停职”的刘心武	278
王拓：大陆探亲	283
聂华苓返台湾	287
一代师表叶圣陶	292
故乡梦与故乡情	301

黄春明的漫画	304
李昂的“秘密武器”	307
中韩文化的播种者	309
整合中国文化的洛夫、向明	314
程思远与《政海秘辛》	317
高晓声与交友之道	321
汪曾祺与酒与文	326
张贤亮与“初吻”	329
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	332
梁漱溟与倔气及其他	336
许世旭、舒婷的对话	340
他孑然地走——俞平伯	344
钱锺书的书及其他	348
唐德刚与三折九扣书	353
“萧红的隔世恋人”——葛浩文	356
《丑陋的中国人》的风波	360
柏杨、张香华的天地	365
陈映真与其作品	367
“闲书呆子”——李欧梵	370
说王蒙	374
萧乾的人生圈	377
杨振宁成功之路	381
贾平凹的孤傲	388
两代作家——巴金父子	391
叫好叫座的郑愁予	395
 附录：作家风貌跃然纸上 钱歌川	 401

大家

第一辑

大家评点

风貌

文坛之星巴金

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巴金不是“安那其”

我对于鲁迅的观人于微和如炬的目光，一向是衷心钦佩的。在20世纪30年代，当有人称巴金为“中国的‘安那其’”时，他就挺身而出，对巴金作了极中肯的评语，显而易见的是，鲁迅对将巴金称为‘安那其’（无政府主义者），是不同意的。但是，后人对鲁迅的这番话，并没有认真地加以体认，使巴金在这顶帽子下吃到不少苦头。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那位自命“鲁迅研究专家”的姚文元，首先发难，将巴金诬蔑作“无政府主义者”，说巴金的作品对青年“起着思想上的腐蚀、破坏作用”。1962年5月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在会上作了以“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为题的发言，面斥姚文元的造谣惑众，姚文元恼羞成怒，乘巴金访问日本之际，阴险地把巴金这个发言指为“大毒草”，还将1958年出版的《巴金文集》，来一个总批判，说巴金的作品散布了“悲观消沉”的思想，对中国青年起了“不良影响”；说巴金的《家》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爱情主义”的混合体……

在“文革”期间，巴金除了原有的“无政府主义者”，还被扣上“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代言人”、“一个赤裸裸的反共老手”的帽子……这几项罪名已足以置巴金于万劫不复之地了！

巴金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而巴金也承认长篇小说《灭亡》中主角杜大心的思想，“近于安那其主义”，“近于虚无主义”，并直截地说：“过去某一段时期的思想确是这样。”^①1979年5月巴金访问法国，当有人问起无政府主义对他的影响时，巴金说：“我年青的时候，曾经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即使在当时，对我影响更大的还是爱国主义。”这是作家的率直剖白：勇敢地承认受过影响，但并不等于说巴金是无政府主义的执行者和实行者，甚至是推动者。

过去曾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人们一直传说巴金的笔名，是取自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之名的首尾两字，其实这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巴金的“巴”，是纪念他青年时代在法国的同学巴恩波；“金”字，据巴金说，是偶尔想到的。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就说得更具体了：“……在这个地方（笔者按：即指法国马伦河畔的小城）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昂热投水自杀。我同他不熟，但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那个‘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

巴金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这件事说，当时用“巴金”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两个字笔划简单，容易写，就用上了。想不到，后来竟在这两个字上又惹出许多麻烦来！^②

在实际行动上，巴金一直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我们从巴金过去的人生轨迹，也可以得到佐证——

① 巴金：《〈灭亡〉自白》。

② 静子：《巴金家的简讯》（《大公报》1979年11月24日）。

幼年的反叛情绪

巴金，原名李芾甘，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幼年的巴金，耳闻目睹古老大家庭的倾轧和争斗，使他产生了反叛的情绪。巴金在《我的幼年》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因为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仇恨的倾轧和争斗掀开平静的表面爆发了。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死亡。然而我站在旁边不能够帮助他们。同时在我的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威权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憎恨’的苗于是在我的心上发芽生叶了。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

专制家庭的重重黑幕，使巴金滋生了厌恶和愤恨的感情，促使他走上反封建礼教、争取自由的道路。旧家庭对巴金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正如巴金所觉察到，并直认不讳地说的：“我依旧是过去环境的产物。我不能够一下子就把过去的阴影从肩头摔掉。”^①可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却是求进的。远自1920年，当他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后，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便参加了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的活动；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他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从成都到了上海、南京，考入了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在“怀着大的勇气”离开了他住过19年的成都的时候，他在他创办的新刊物上，慨然写下两个短句，作为他的生活目标：

“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

① 巴金：《断片的记录》。

赴法国找寻“新生活”

五卅运动后，巴金对“国难”有了更深澈的认识；为了“向西方找真理”，寻求“救国之道”，巴金毅然远赴法国去找寻他的“新生活”了。他在去法国途中，曾给朋友写信说：“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①这是他庄严的宣告。

巴金于1927年1月在法国的马赛登岸，后转到巴黎。这是他自费去的。抵法后头一个月，他到法国文化协会学法文。后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古老旅馆住了约一年，在那种忧郁、寂寞的环境下，他怀念着祖国和亲人，经常跑到“中法联谊会”去阅读从上海寄来的报纸。

停居法国期间，巴金阅读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卷）（《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于此同时，巴金涉猎了法国大革命时的思想先驱者孟德斯鸠、卢梭及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等人的著作，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他热情地称颂法国大革命，后来并写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未出单行本）。此外，巴金还精读了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的作品，受到他们文艺思想熏陶。

巴金在法国居住不到两年，便于1928年底离法返回上海，他没有实现他大哥所谓“扬名显亲”、“兴家立业”的愿望，却开始在上海弄起被认为“无出息”的文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巴金积极参加救亡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以笔当刀枪，进行了不懈的战斗；解放后，从1950年起，他代表中国赴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写了不少激动人心的通讯、散文……

^①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第3页。

悠长的创作历程

巴金悠长的创作历程是收成丰盛的。他的重要创作期是在1927年到1946年这20年间。1958年至1962年出版的《巴金文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乎将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包罗进去，包括了他1927年春天写的《灭亡》起，到1946年12月31日午夜写完的《寒夜》的《尾声》为止的作品，共约400万字。如果连解放后所写过的文章，例如《友谊集》、《大欢乐的日子》、《倾吐不尽的感情》等也放进去，则在500万字以上。这其中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三十多本，杂记及游记选集二十多本，翻译作品三十多本。

他的第一篇小说《灭亡》是1927年4月在法国期间开的笔，后因健康欠佳，搬到马伦河畔一个叫蒂埃里堡的小城去住，在那里他“完全置身于孤独寂寥之中”^①，为了“发泄这种寂寞感”，继续写小说，这便是《灭亡》的诞生。这部小说于翌年的8月完成，巴金便寄到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于1929年1月的《小说月报》给发表了，同年由上海的开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

《灭亡》是写一个青年杜大心，憎恨社会现实而企图通过个人力量和社会搏斗，终至走向灭亡的故事。这部小说的主题，因偏向于个人奋斗，充满了愤世的痛苦、激烈的热情和不可解脱的忧郁，曾引起不少争议。但小说对旧社会的控诉、对当时某些知识分子的矛盾和虚无心态的刻画，却是成功的。

《家》的艺术成就

不管怎样，自《灭亡》问世后，巴金一直拥有最广大的青年读

① （法）皮埃尔·让·雷米：《巴金访问记》。

者，继《灭亡》之后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火》，中篇小说《新生》、《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短篇小说《复仇集》、《光明集》、《长生塔》等，都在读者中激起强烈的反响。

“激流三部曲”首部的《家》，为巴金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也是拥有最多读者、最受欢迎和影响深远的作品。它通过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内幕，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控诉了旧礼教、旧势力的罪恶，并且讴歌了五四初期觉醒的青年，冲破封建堡垒，追求光明幸福的英勇行为。在早年，许多青年读者把《家》的主角觉慧、觉民看成是他们生活中的榜样，并从这些人的身上得到鼓舞力量。

长期以来，《家》在广大的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就在今天来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巴金1979年5月在巴黎回答《世界报》记者访问时，也明白地指出：“我的书完全没有完成任务。因为它必须继续在革命中发挥作用，因为中国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建构于作者长期的生活基础之上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帮助他认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和寡义，同情那些在封建黑暗包围中，在旧礼教束缚下挣扎、反抗、寻求出路的年轻一代。它与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巴金对于他所写的《家》的生活是熟悉的，对作品中的那些人物是熟悉的。套他自己的话说：“书中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亲身经历的。”“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①以上这些，可以说是巴金《家》的现实主义的基石，小说所以取得超卓的艺术成就也与此有关。

^① 《巴金文集》第4卷第479页。